

基督山伯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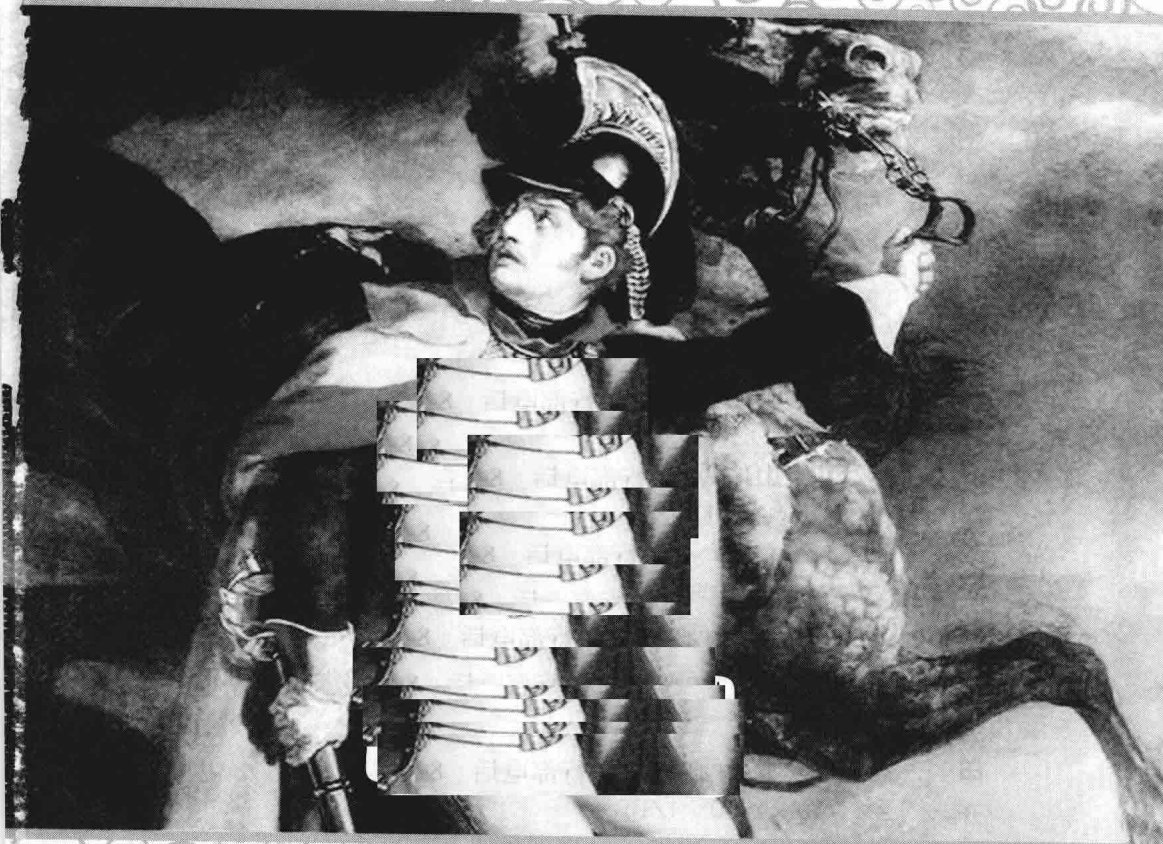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大仲马◎著 / 林甫◎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下)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大仲马◎著 / 林甫◎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 A.)著;林甫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10(2010年. 1重印)

ISBN 978-7-80094-636-3

I. 基… II. ①大…②林…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8)第26646号

书 名 基督山伯爵
著 者 (法)大仲马
责任编辑 门书文
装帧设计 大 章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0
字 数 850千字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094-636-3
定 价 39.60元(上、下)

现在请本书的读者务必同意我们再把您引领到维尔福先生屋后的那块园地上。在那扇半隐在大栗树后面的门外,在那里我们将会见到曾经已经见过的人。这次是马西米兰先到。他耐心地在期待一个人影从树丛里出来,着急地等着石子路上发出轻轻的脚步声,那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可是他却隐约觉得这两个人向这边走了过来,瓦朗蒂娜的迟到得怪腾格拉尔夫人和欧热妮的拜访,她们的拜访并不在她的预料范围之内。于是,为了表示不失信于马西米兰,她向腾格拉尔小姐提了个建议,邀她到花园里去散一次步,用这样的方式证明她的到来会引起她们的烦恼,但是这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那位和善的青年,立刻知道了他心爱的姑娘迟到完全是因为有难为情的苦衷,于是心里感到很是欣慰。更何况,虽然她避免来到晤谈的范围以内,瓦朗蒂娜却做得很灵巧,能够使马西米兰看到她走来走去;而每一次走过的时候,她总是会在她的朋友们不在意的时候偷偷地给青年投去爱慕的眼光,好像在说:“你还是稍微的等待一会儿吧,因为你明白我也不是很情愿的。”马西米兰很善于忍耐,然后就在心里比较着这两位姑娘来打发时间——一个肤色白皙,有一对水汪汪温柔的眼睛,温文尔雅地微微弯着身体,像一棵垂着的杨柳;而另一个肤色略黑,似乎是带着一种很傲慢的神情,身子笔直,像一棵白杨树。不由言说,在青年的眼里,瓦朗蒂娜当然不会相形见绌。半个小时以后,小姐们回去了,马西米兰知道腾格拉尔小姐的访问终于结束了。不到几分钟,瓦朗蒂娜一个人又走进花园里来。也许是怕别人看到她回来,她的速度很慢,并不立刻直接走近门



世界文学名著

边,而是先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很小心地在四周看看,确定没有人在跟踪她后,立刻起身,急忙地向门口走来。

“晚上好,瓦朗蒂娜。”一个声音说。

“晚上好,马西米兰。让你等了我这么久真的很抱歉,但是希望你明白这不是我想要的。”

“是的,我认出来了,客人是腾格拉尔小姐,你们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亲密,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谁跟你说我们很密切,马西米兰?”

“我并不是听别人说的,只是我自己这样想的,从你们边走边谈的那种样子上看来,别人还认为你们是两个在那儿互诉秘密的女学生呢。”

“我们刚才正在交谈彼此的心事,”瓦朗蒂娜答道。“她对我说她不愿意和马尔塞夫先生结婚,而我也向她承认:我一想到要嫁给伊皮奈先生,也会觉得无比的难受。”

“可爱的瓦朗蒂娜!”

“这能够向你证明为什么你能看到我和欧热妮之间有那种坦率的态度,原因是我想起我不爱的那个人时,我所爱的人就会在我的眼前出现。”

“啊,可爱的瓦朗蒂娜,你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你还有一种优于腾格拉尔小姐的气质,也许就是那种无法表达的温柔。而这种娇柔对于一个女人,正好像香气对于花和美味对于果子一样,美不完全是我们对于花和果所要求的唯一的東西。”

“就是因为你的心里深深地爱着我,所以在你眼里的我才会显得这样的完美。”

“不,瓦朗蒂娜,我跟你打包票。你们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把你们两个人都注意了一番,凭良心说,虽然我丝毫不想故意贬低腾格拉尔小姐的美,可是我没法理解有什么男子能真的爱她。”

“这并不困难,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亲爱的马西米兰,由于有我在那儿,因此你便这样认为了,因为我在旁边,你就不公平啦。”

“不,但告诉我——这样的问题真的让我觉得很好奇,因为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和腾格拉尔小姐相关的念头,所以才问的——”

“噢,肯定是些非常不公平的念头,我应该没有理由再问什么了。在你们批评我们这些可怜女子的时候,得到宽容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至少你不能不承认,你们自己彼此批评的时候,也是非常苛刻的。”

“主要是由于我们平常在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才想到批评,所以就会觉得苛刻,那么还是说说你的问题吧。”



“腾格拉尔小姐这次反对和马尔塞夫先生结婚,原因是不是有了其他喜欢的人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和欧热妮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的。”

“是的,但小姐们用不着特别亲密就可以互吐心事。还是承认吧,你的确向她问过这个问题吧。啊,你在那儿笑啦。”

“也许你已经知道那一段谈话了吧,我们和你就隔了这一道木板,这样的木板是不会遮挡住什么秘密的。”

“嘿,她怎么说?”

“她只是说她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想法,”瓦朗蒂娜说,“因为她真的觉得结婚是个很头疼的事情。她宁愿自己一辈子一个人生活。她甚至还期待她父亲破产,那样她或许可以像她的朋友罗茜·亚密莱小姐那样当上一名艺术家。”

“啊,你看——”

“嗯,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瓦朗蒂娜问。

“没有什么。”马西米兰微笑着回答。

“可是你为什么突然笑了?”

“噢,你自己把眼睛盯着我的呀。”

“你要我走吗?”

“啊,不,不! 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关于你的问题吧。”

“对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顶多还剩下十分钟了。”

“天呐!”马西米兰似乎觉得很失望,瓦朗蒂娜用一种伤感的口吻说,“我对你仅仅是一个可怜的朋友。可怜的马西米兰,假如没有我的存在,现在的你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现在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让人心疼啊! 我经常责备我自己,我向你保证。”

“哦,其实那真的不重要,瓦朗蒂娜。这些都是我自己愿意的,我甚至都想:即使这种长期没结果的情形叫我很难过,但只要和你相处上五分钟,或者从你的嘴里听上两句话,这些就已经让我觉得很满足了。况且我也深信:上帝既然造了两颗像我们这样和谐的心,更重要的是还把我们紧紧地相依偎在一起,以后也是绝对不可能让我们就这样分手的。”

“这几句话说得真好,我谢谢你。我们两个人都心怀希望吧,马西米兰,这可以让我快乐一点。”

“瓦朗蒂娜,你那么着急地想要跟我分开,这是什么原因?”

“我不明白。维尔福夫人派人来请我去,说她要跟我谈谈,而且这次谈话关系到我的一部分财产。叫他们把我的财产拿去吧,我现在认为自己很有钱了,就算他们要的话,就尽管拿走吧,因为这样我可以过些安静的生活,如果我穷



世界文学名著

了,你还是会这样爱我,是不是,马西米兰?”

“噢,我会永远爱你。只要我的瓦朗蒂娜在我的身边,而且我能确定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再把你从我身边带走,贫穷跟富有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你不担心这次谈话可能会和你的婚事有关吗?”

“我不这样觉得。”

“现在,听我说,瓦朗蒂娜,不要再过于担心跟害怕,只要我在这个世上活着一天,你都是我最爱的新娘。”

“你是在安慰我吗,马西米兰?”

“饶恕我,你说得对——我真笨。哦,我是想告诉你,那天我遇到了马尔塞夫先生。”

“嗯?”

“你明白,弗兰兹先生是他的朋友。”

“那又怎样?”

“马尔塞夫先生接到弗兰兹的一封信,信里面说他很快就会离开的。”

瓦朗蒂娜的脸变得苍白,她倚到门上防止跌倒。“这是真的吗?我的后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来叫我的吗?不,她不会来通知我这样的消息的。”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看来维尔福夫人暗地里反对这件婚事,虽然她并没有公开表示她的想法。”

“是吗?那么我觉得我简直该崇拜维尔福夫人了。”

“不要着急去崇拜她。”瓦朗蒂娜面带忧郁地微笑着说。

“假如你跟伊皮奈先生的婚事得不到她的同意,也许是因为她想到了别的亲事。”

“不要那么想,马西米兰。维尔福夫人并不是觉得男方不好,她只是反对婚姻。”

“反对婚姻!假如她那么讨厌结婚,那她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

“我想我的意思你并没有明白,马西米兰。也许在一年以前,我谈起过要到修道院去,维尔福夫人当时说了很多她认为出于责任非说不可的话,但其实赞成那个建议。我的父亲在她的怂恿之下也答应了,仅仅是为了我那位可怜的祖父,最后的计划我才放弃了,你肯定想象不到当那位老人家望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是怎样的一种说不出的神情——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爱我一个人,我也敢保证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他的人。当他听说我的决定的时候,我绝对忘不了他那种责备的眼光,和两行珠子般流到他那僵硬的脸颊上的如此绝望的泪水。啊,马西米兰,当时的我怎么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因此我跪到他的脚下,喊道:



‘原谅我，请原谅我，我亲爱的爷爷，无论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我再也不离开您了。’我说完以后，他感激地抬起头，但也只是嘴唇微微地颤动没有说话。啊，马西米兰，我明白我还得承受一些痛苦，但是爷爷眼睛里流露出的情感，让我觉得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力跟打击都是值得的。”

“可爱的瓦朗蒂娜，你是个天使。我真的不明白像我这么一个在沙漠里东征西剿，以砍杀阿拉伯人为业的人——除非上帝真的认为他们是该死的异教徒——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可以让上帝把你赐给我。可是告诉我，你不结婚对维尔福夫人能有什么好处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个很有钱的人，马西米兰？我的母亲留给了我接近五万里弗左右的资产。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圣·梅朗侯爵夫妇，他们同样也可以给我们这些钱，而诺瓦蒂埃先生很显然也希望我做他的继承人。我的弟弟爱德华，他的母亲没有要遗赠给他的东西，如果拿我们两个相提并论的话，他就困难多了。嗯，可没有哪个人像她那样爱自己的孩子了，如果我做了修女，那么我的父亲就会得到我全部的财产——他可以继承侯爵夫妇和我的财产——然后再给他的儿子。”

“啊！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看上去那样单纯善良的姑娘居然会是这样的贪心。”

“她完全是为了她的儿子，我想根本就不是因为自己，你认为那是一种罪恶，但从母爱角度看，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爱。”

“但是你就不能委屈一点点，分一部分你的财产赠给她的儿子吗？”

“我如何能提出这样的一项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个总自认为对金钱毫无兴趣的女人？”

“瓦朗蒂娜，爱是一种很神圣的东西。所以我拿恭敬的幕布把它包裹起来，藏在我灵魂的最深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就连我的妹妹也不知道。瓦朗蒂娜，你是否同意我向一个朋友透露我对你的爱，跟他作为至交？”

瓦朗蒂娜大为惊讶。“一个朋友，马西米兰，这个朋友是谁？这些话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听我说，瓦朗蒂娜。你有没有在那个人身上感受到过一种强烈的同情心？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他，你却感觉似乎已经和他相识了很长时间。你会始终在想是不是以前什么时候与他相识过，而尽管再也想不起那时间和地点，但你却仍旧相信以前肯定有过这么一次经历，而这种同情心只不过是一种旧事重现心头而已？”

“是这样。”

“嗯，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怪人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也是这样的。”

“怪人，你说？”

“是的。”

“那么，你们是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

“也就仅有八九天吧。”

“你难道竟把一个才认识了八九天的人当作你的至交吗？啊，马西米兰，你把这个朋友的价值是不是看得太高了。”

“从逻辑上说你是对的，瓦朗蒂娜。可是无论你说什么，这样的情感我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拒绝的。现在我已经完全觉得我的幸福跟他是连在一起的——有时候，他那一对洞察一切的眼睛好像已看到了未来的一切，而他那双有力的手似乎在驱动所有一切的到来。”

“这么说来，他难道可以知道未来的一切吗？”瓦朗蒂娜微笑着说。

“真的很好！”马西米兰说，“我经常不由自主地相信他有预言本领——而且好消息是占大部分的。”

“啊！”瓦朗蒂娜带着一种伤感的口气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见个面，马西米兰，他也许可以告诉我到底能不能获得我所需要的爱，这样就可以减轻我曾经的痛苦。”

“我可怜的姑娘！你已经认识他啦。”

“我认识他？”

“是的，救你的后母和她儿子的性命的就是他。”

“基督山伯爵？”

“没错，就是他。”

“啊！”瓦朗蒂娜喊道，“他是维尔福夫人的好朋友，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想您肯定是弄错了，他怎么可能是维尔福夫人的好朋友呢？”

“不，我说的全是真的，我可以跟你保证，他肯定很有能力来干预我们的家务事，我的后母谄媚他，把他已经是当做人类智慧的结晶体了。我的父亲尊重他，说他以前从没听见有人以这样雄辩的理论表达过这样崇高的人生观。爱德华崇尚他，他虽然怕伯爵那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但只要伯爵一到，他还是会很亲热的去招待他，扳开他的手，在那两只手里，一定有好玩的东西在里面紧紧地握着——基督山先生对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种神秘的、几乎没有办法的控制力。”

“假如真的是这样，我亲爱的瓦朗蒂娜，我想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原本你未曾发现的好，他在意大利遇到阿尔贝·马尔塞夫，是他从强盗的手里把他解救了出来。他去见腾格拉尔夫人，送了她一件昂贵的礼物。你



的后母和她的儿子经过他的门前，他的黑奴救了他们的性命。很显然，这个人拥有控制别人的能力。我从来没见过其他人能像他这样把朴实和华丽调和得这样和谐。他的笑是如此温柔，每当他冲着我微笑的时候，我想象不出他的笑对其他人是难过的。啊，瓦朗蒂娜，告诉我，他曾经这样对你笑过吗？如果有的话，放心吧，快乐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边的。”

“我！”青年女郎说，“他连瞟都不瞟我一眼呢，与之相反的是，虽然我们不经意地相遇，他好像要有意躲避我一样。啊，他并不宽宏大量，他也没有你所说的那种非凡的智慧——因为，如果他有的话，他一定会看出我的忧伤。如果他真宽宏大量的话，看到我这么忧闷和孤独，他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让我幸福的。或者，就像你讲的那样，他像太阳一样，一定会有一缕缕的阳光时不时地温暖着我的心地。你说他爱你，马西米兰，你如何清楚他的动机？人们对象你这么一位挂着一把长长的指挥刀、蓄着一脸威猛小胡子的军官总是很尊重的，但认为欺负我这样一个只会傻傻哭泣的姑娘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瓦朗蒂娜，你应该是误会他了。”

“假如不这样的话，如果他对我使用外交手腕——就是说，如果他是那种为了最终可以获得支配权力而先是用各种手段来取得全家每一个成员的外交家的话——他就会，哪怕一次也好，赐给我那种你绝口称颂的微笑。可是不，我的不开心也许他已经看出来了，因此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更不用说让他注意我，谁知道呢？也许为了要讨好维尔福夫人和我的父亲，他是不会管我的想法的。我想在他的眼里我真的什么也不是，这是不公平的，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的。啊，原谅我，”瓦朗蒂娜说，她注意到了她的话在马西米兰心里产生的影响，“我不好，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位置了，随口批评了他一通。我应该要相信你说的话，而且我也能感到这样的力量是存在的，可是从我这方面说，与其说那种力量能带来什么好处，还不如说它能带来祸害更精准些。”

“好了，瓦朗蒂娜，”莫雷尔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不要继续这个话题了吧，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跟他说就是了。”

“唉！”瓦朗蒂娜说，“我明白我让你很痛苦。噢，我期待有一天能握着你的手得到你的谅解。但我确实对他抱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偏见。告诉我，这位基督山伯爵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得说你这个问题很叫我难为情，瓦朗蒂娜，因为实质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给过我什么好处，但是，就像我已经跟你说过的，他给我的感觉似乎是很自然的爱，这种爱的来源我解释不清楚。太阳给了我什么好处没有？没有，但是它的光芒使我温暖，能够看见你是因为我借了它的光芒而已，仅仅就是这



世界文学名著

样的。再比如,某种花的香味给我什么好处了没有?没有,它的香味令我的嗅觉感到很舒适——但是假如人们问我羡慕它的原因的话,我想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对他的友情跟他对我的一样不可思议,一样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个隐约的声音仿佛在对我耳语,说这一次突然的邂逅一定不是偶遇。在他最简单的举止上和他最深层的思想里,我总是觉得似乎跟我有着不可解释的关系,你也许会嘲笑我,但我告诉你,自从我认识了这个人以来,这样可笑的想法一直在我的心里存在,他的到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你会说,没有这种佑护我也活过了三十年了,是不是这样?没有关系——但等一等,让我想想真实的例子。他请我星期六到他那儿去吃饭,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自然的。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次请客,你的母亲和维尔福先生都要来。我将在那里与他们相遇,但是见面后又会给以后带来什么好的事情呢?谁知道呢?这种事情表面上看没什么复杂的,可是我却从中看出一些惊人的意义,从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信心。我对我自己说,这位奇人表面上仿佛是为了大家,而坦白说,我觉得那是专门为我安排的,让我得以会见你的父母。我也承认,有时候我都想从他的眼睛里去探究他到底是否已经猜透了我们的秘密恋爱。”

“我的好朋友,”瓦朗蒂娜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幻想家,因为在你的脑袋里总是存在这样奇怪的想法。这一次会面,除了完全巧合以外,你觉得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吗?请稍微想一想。我的父亲从来不出门,他几次都想拒绝这个邀请。维尔福夫人却不一样,她特别想去看看这位奇怪富翁家里的情况,费了老大的劲儿才说服我的父亲陪她一起去。不,不!我前面说的话并没有错,马西米兰,除了你和我那个略强于僵尸一点的祖父以外,我想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了。”

“从逻辑上讲,你说得很对,”马西米兰说,“你的声音对我是那样的有吸引力,可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能接受。”

“可你的话也没有说服我,”瓦朗蒂娜说,“你的话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有证据可以证明,”马西米兰迟迟疑疑地说,“但是——的确,瓦朗蒂娜,我自己也必须承认它比第一个理由更要无理取闹。”

“那样就不是很好了。”瓦朗蒂娜微笑着说。

“我对于这件事还没有非常确定。十年的军旅生活教给我相信,有时我的想法要靠突如其来的灵感所决定,就是这样的冲动感救了我的命,它使我往右或往左躲开,那致命的枪弹因而就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

“亲爱的马西米兰,也许你的逃脱应该要归功于我的祈祷啊!在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为你祈祷着,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因为我自己。”



“是的，自从我们认识以后就是这样的，”莫雷尔微笑着说，“可是这些跟我們认识之前并没有什么关系啊，瓦朗蒂娜。”

“你这个人真叫人伤脑筋，完全不信任我说的任何话，可是我还是听听你自己都认为是荒唐的第二个证据吧。”

“嗯，从这个缺口往那边看，你可以看到那匹我骑到这儿来的新买的骏马。”

“啊，这匹马真强壮呵！”瓦朗蒂娜喊道，“可是你为什么 not 把它牵到这儿来呢？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跟它说话了，它应该可以明白我讲的话。”

“你看，它是一匹非常昂贵的牲口，”马西米兰说。“嗯，请理解我的手头有点紧，而且素有‘理智人’之称。我到一個馬販子那儿去，见到了这匹漂亮的马。我给它起好名子叫米狄亚。我打问了需要多少钱，他们说要四千五百法郎。这样的价格让我不得不放弃了想要购买的想法，我想你应该明白我当时的状况。但我得说我走开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因为那匹马十分渴望地望着我，用它的头在我的身上摩来蹭去，还有当我骑在它身上的时候，它又用最讨好的姿态一个接一个地跳跃。当天晚上，友好的朋友来看望我——夏多·勒诺先生、德布雷先生，还有五六个你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绅士。他们想要打牌。我是从来不玩牌的，因为我既没有多少钱可输，但是也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去赚钱。但他们是在我的家里，当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时，基督山先生到了。他也在他们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就这样大家玩到了一起，结果我赢了。说来真有点难为情，我竟然赢了五千法郎。到午夜我们才分手。我捺住心头的喜悦，就跳上一辆轻便马车，快马加鞭，朝着马贩子的方向奔去。我开心地一个劲拉门铃。激动地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向着马厩里直接冲了过去，我想来帮我开门的那个人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米狄亚正站在马槽前吃草，我迅速地把鞍子和缰勒套上去，它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听话，于是把四千五百法郎放到那看上去很紧张的马贩子手里，我就驰向香榭丽舍大道，要在那儿跑一夜马，用这样的方式满足我的想法。当我骑马走过伯爵门前时，我明了地看到伯爵的房间里还有亮光，而且隐约看见窗帘里有人影在来回走动，哦，瓦朗蒂娜，我一点不含糊地相信他知道我想得到这匹马，他们就是想要输钱然后帮助我去买它。”

“我亲爱的马西米兰，你的幻想真的是太美妙了，你不会爱我很长久的。一个生活在这种诗情画意和幻想世界中的男子，也许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生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触。他们在叫我啦，你有没有听见？”

“啊，瓦朗蒂娜！”马西米兰说，“从这个栅栏口伸只手指给我，让我亲一亲。”

“马西米兰，我们说好的，我们只应该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兩個声音，兩個影子。”

“好吧，只要你高兴就好了，瓦朗蒂娜。”

“如果我真这样做了，你是不是会很开心？”

“亲爱的，那是必须的！”

瓦朗蒂娜走到门沿上，不仅把她的一个手指，而且把她的整只手都从缺口伸过去，马西米兰发出一阵狂叫的叫声，跳将上去，抓住那只手，在那只手上做了一个狂热深长的吻。那只小手于是马上缩了回去，这位年轻人看到瓦朗蒂娜着急地向屋里跑去，好像她都要被她自己的情感冲动吓坏了一样。



第四十一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腾格拉尔夫人和她的女儿离开以后，在马西米兰和瓦朗蒂娜幽会期间检察官家里所出现的事情。

维尔福先生走进他父亲的房间，维尔福夫人紧跟其后。两位来访者向老人行了礼，和巴罗斯——一个忠诚实在、已任职二十五年的仆人——讲了几句话，后来就在那个瘫老人的两旁坐下来。

诺瓦蒂埃先生坐在一张下面有轮子能够推动的圈椅里。

早上，他坐到椅子上在房间里来回推动，到了晚上再让人把他从圈椅里抱出来。一面很大的镜子就在他的面前摆设着，整个房间都在镜子的照射范围之内，他根本不用去转动椅子——他根本就不能转动——走进房间里来的人和他四周的所有情形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诺瓦蒂埃先生虽然像一具僵尸一样一点儿都不能动弹，可是却用一种机警聪明的表情望着这两个刚来的人，他们的礼貌跟谦让可以让人们觉得，他们显然是因为某件很意外的事情来到这里的。他现在只剩下了视觉和听觉，这个空旷的已经什么也没有的空壳子了，只有这两样器官给他添上了一点生气，仿佛是一炉死灰里的两处仅存的孤独的火光；但是，哪怕只用这两种器官中的一个，他就可以表现出他脑子里仍旧还在活动的思想和感觉，他内心里的一切想法可以投过他的眼光展示出来，他的目光仿佛是一个在荒漠里夜行的旅客所看到的远处的灯光，从这远处的灯光上，他可以看见在那一片黑暗和静寂中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身影。诺瓦蒂埃的头发又长又白，一直披到他的肩头；睫毛又密且黑，睫毛底下的那一双眼睛，聚集着所有的活力、语言和智慧；这样的事情并没什么值得稀奇的，在一个只用一种器官来代替其他各种器官的人，分散在身体各个部位的精力现在都在一个地方聚集。当然喽，他的手臂已没有什么知觉，他也不能再开口讲话了，他完全的没有了任

何的活动能力,但那一对有神的眼睛已完全可以取代一切了。他用他的眼睛来发号命令;他用他的眼睛来表示感激之情——总之,他用一对活的眼睛表达出一具尸体头脑里的全部感想,在那副大理石般的脸上,有时会射出一道愤怒的火光,有时又会流露出一片惊喜的光泽,这样的眼神让人们不解。

只有三个人能懂得这个可怜的瘫老人的这种语言,就是维尔福、瓦朗蒂娜和我们刚提到过的那个老仆人。但维尔福几乎是很少来看他的父亲,除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否则他是绝对不愿意去看望那个让人心疼的老人的,这样看来,老人的所有快乐便都转移到了他的大孙女身上了。瓦朗蒂娜,以她的爱、她的耐心和她的热情,早就懂得了怎样从诺瓦蒂埃的目光里明白他脑中的诸多感受。虽然旁人无法懂得这一老一小那无声的感情交流,可是她却能用他嗓子的各种语调,用他脸上的各种表情,和他灵魂里的全部热情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位年轻女郎和这位无助的残废人之间,还是可以很轻松地畅谈,虽然老人身体已经全部瘫痪了,但是他仍旧是一位博学多才,智慧与聪明并存的坚强老人,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失控,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瓦朗蒂娜解决了这个奇特的语言问题,不难懂得他的心思和把她自己的意见传达给他。她用孜孜不倦的热情,只要是生活中的问题,她几乎不会误会老人的意思,总能满足那依旧还活着而且还能思想的那大脑的希望和那个几乎已经死掉的身体的需要。至于那位仆人,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和他的主人已相处二十五年,关于他所有的习惯他还是很清楚地,很少需要诺瓦蒂埃自己来要求什么东西。

维尔福跟他的父亲马上就会有一场很特殊的谈话的。他无需瓦朗蒂娜或那仆人的帮助。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他完全理解这位老人的语言,假如说他并没有常常利用这种理解力,那是因为他对父亲绝不关心或懒得和他接触的原因。因此他让瓦朗蒂娜到花园里去,然后把巴罗斯支开,他自己坐在他父亲的右边,维尔福夫人则坐在左边,接着他就对他说:“阁下,我没有去叫瓦朗蒂娜来,而且还支开了巴罗斯,我们要商议的这件事情如果在他们面前谈的话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希望您不会觉得不高兴,维尔福夫人和我要向您报告一个消息。”

在维尔福讲这一大段开场白的过程中,诺瓦蒂埃的脸上仍旧是没有任何的表情,而维尔福却与他的父亲恰恰相反,他希望可以目光读懂老人的心情。

“这个消息,”检察官用那种冷淡和坚决的口气接着说,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一样,“嗯,我相信您一定是会支持我们的。”

那位残废人的眼光里依然是没有任何的神情,不希望他的儿子读懂他的思想。他听着——只是表现出他听着而已。

“阁下，”维尔福又说，“我们想给瓦朗蒂娜举办婚礼了。”

就算老人的脸是用蜡浇成的，这样的冷漠无情的表情也不应该是这样一直僵持着，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的脸上产生丝毫动情的表现。

“婚事在三个月之内就要举行。”维尔福说。

诺瓦蒂埃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表情，维尔福夫人这时也来参加谈话，接上说：“这样的消息您是不是应该很关心啊，阁下，因为您一向极其钟爱瓦朗蒂娜，因此我们现在只要把她那个青年人的名字告诉您就可以了。瓦朗蒂娜的这门亲事最理想不过了。他很有家产，社会地位也很高，至于他的人品，这些都是他幸福生活的保证。而且他的名字您可能也不会完全不知道。我们说的那个人就是伊皮奈男爵，弗兰兹·奎斯奈尔先生。”

在他的妻子讲话的过程中，维尔福仔细观察着那老人的脸。当维尔福夫人说出伊皮奈这个名字的时候，诺瓦蒂埃先生眼睛里的瞳孔便开始渐渐地放大，同时他的眼皮像一个快要讲话时的人的嘴唇那样颤抖起来，他向维尔福夫人和他的儿子闪电般地瞄了一眼。检察官明白诺瓦蒂埃先生和老伊皮奈之间的政治仇恨，也很清楚这样的决定会引起怎样的愤怒感，可他装作没有觉得，等他的妻子说完以后就接着往下说。

“阁下，”他说，“您知道瓦朗蒂娜都快要十九岁了，因此现在应该给她找个合适的对象。就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一直是想着您的，我们之前已经打听得十分详细：瓦朗蒂娜未来的丈夫同意——不是同意住在这座房子里，可能这对年轻人会觉得不方便，而是同意您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您和瓦朗蒂娜从来都是相依为命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再分开了，你的习惯也不至于受到破坏，那时您不仅有一个，而且会有两个孩子在您的身边一直照顾你了。”

诺瓦蒂埃老人顿时双眼含射出盛怒的目光，很明显老人的大脑里正在承受着某种痛苦至极的煎熬。可能是因为那样的愤怒已经在他的喉咙口打转，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所以差点窒息。他的瞳孔和嘴唇憋得发紫。维尔福安静地打开了一扇窗子，说道：“天气暖极了，把诺瓦蒂埃先生热坏了。”然后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但没有再坐下来。

“这门亲事，”维尔福夫人又说道，“伊皮奈先生和他的家人也是很高兴的，而且，他也没什么亲戚，只有一位叔父和一个婢娘，她母亲是在他出生的时候死的，他父亲在一八一五年遭人暗杀。那时他才仅仅两岁，因此他可以自行做主。”

“那次的暗杀事件很奇怪，”维尔福说道，“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找到凶手是谁，即使有嫌疑的人不止一个。”诺瓦蒂埃费了很大的劲，竟在嘴边闪现出了微笑。“哦，”维尔福接着说道，“那些可恶的罪人，这桩罪案的主犯，他们一定会受



到相应的惩罚的,上帝也一定不会原谅这样的人,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那些人可能倒很情愿处在我们的位置,嫁一个女儿给弗兰兹·伊皮奈先生,正好可以借此将外表上的所有嫌疑洗刷掉。”

诺瓦蒂埃这次倒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像是一个衰弱无力的残疾人。“是的,我明白。”他以目光这样回答着他,可是仍不难看出他的目光里另外包含的轻视和罪恶。

维尔福完全懂得他父亲的意思,他微微耸了耸肩,然后向他的妻子表示可以走了。

“现在,阁下,”维尔福夫人说道,“我应该要离开这里了。您要不要我叫爱德华来陪您一会儿?”

大家早就约定,如果老人表示同意,他就闭一下眼睛;若是表示不同意,就连眨几下;如果他想要开口说话的话,他就抬眼向天。如果他要瓦朗蒂娜来,就只闭他的右眼,如果要巴罗斯来,就闭左眼。这时听到维尔福夫人的这个建议,他马上将自己的眼睛眨了眨。这种没有商量的拒绝使她觉得很难过,她咬了一下嘴唇,说道:“那么要我叫瓦朗蒂娜来吗?”老人马上闭了一下眼睛,表示很期待瓦朗蒂娜能够过来,维尔福夫妇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吩咐去叫瓦朗蒂娜来。瓦朗蒂娜已经知道她今天得和诺瓦蒂埃先生特别多地谈一次。随着她父母的离开她紧跟着走了进来,激动的神情始终在她的脸上闪烁。她祖父痛苦的神情她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知道他心里一定有很多事要讲给她听。“亲爱的爷爷”,她大声说道,“怎么啦?他们惹您不高兴了,您现在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啊?”

那瘫老人闭一闭眼睛,肯定了一下。

“那么,您生谁的气呢?生我父亲的吗?不是。生维尔福夫人的吗?也不是。是生我的吗?”

老人表示了肯定的答复。

“我?为什么啊?”瓦朗蒂娜惊讶地说。

老人还是很肯定地做了表示。

“我的好爷爷,是不是我让您生气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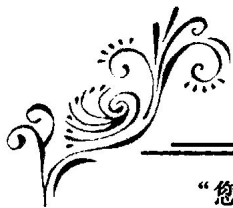
瓦朗蒂娜大声说道。

没有回答,于是她接着说:“我们今天一直没有见面,是不是别人跟你说起我了?”

“是的。”老人的目光急切地说。

“让我来想一想。我真可以向您保证,爷爷——啊!维尔福先生和维尔福夫人刚刚离开这个房间,是不是?”

“是的。”



“您是不是从他们的嘴中听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觉得生气的，是不是？那么，他们究竟是对您说了什么？我可不可以先去问问他们，然后再来向您解释？”

“不，不！”诺瓦蒂埃的目光说。

“啊！您吓坏我啦。你到底听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于是她现出一种苦思冥想的样子。

“啊，我知道了，”她放低了声音，靠到老人身边说道，“他们谈到了我的婚事，对不对？”

“是的。”那愤怒的目光回答。

“哦，我明白了，爷爷，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告诉您您才会生气的？可那是因为他们坚持要我保守秘密，求我一点都不要告诉您的，关于他们的想法我甚至不是很清楚，我也是自己偶然发现的。这就是我对您保持沉默的原因，亲爱的爷爷，我可以得到您的原谅吗？”

可是老人的眼光使她还是很担心，它好像在说：“我所生气的并不只是你的沉默。”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那青年女郎问道，“亲爱的爷爷，也可能您会以为我在结婚后就不管您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

“那么，他们已经告诉您伊皮奈先生答应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了？”

“是的。”

“既然这样的话，可是为什么您还是不能高兴点呢？”

老人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慈爱的目光。

“噢，我明白了，”瓦朗蒂娜说道，“那是因为您爱我。”

老人同意了。

“您是不是担心我以后会过得不好啊？”

“是的。”

“可是您喜欢弗兰兹先生吗？”

那双眼睛接连眨了几下：“不，不，不。”

“因此您对这样的婚事觉得不满，是不是因为这样啊？”

“是的。”

“嗯，听我说，”瓦朗蒂娜跪下来抱住她祖父的脖子说道，“是的，这样的事情也正让我觉得很难受，我对那个弗兰兹先生也不是很喜欢。”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欣喜。“您还记得吗，当我想遁世入修道院的时候，您当时是多么地生我的气？”老人眼里的泪水不停地颤抖着。“嗯，”瓦朗蒂娜继续说道，“我想那么做